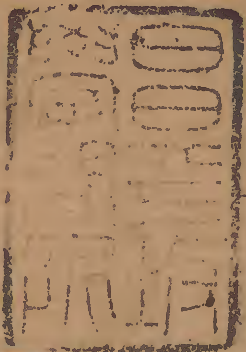


禮記章義



漢書門			
八	四	九	類
四	九	架	函

內閣文庫	
八	漢
四	書
二	架
九	冊
九	號

九經補註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59
冊數	49 (29)
函號	276 11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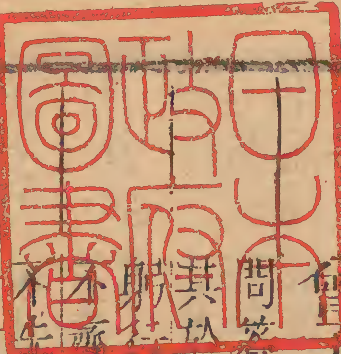
十二



禮記卷之四

曾子問第七

此篇多論喪祭之事內無問詞而孔子自言者四條游夏問答者一條餘皆曾子與孔子



問答之詞故名篇應氏曰曾子以醇慤之資為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故歷問吉凶雜出不一齊之事於聖人而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經事而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祝聲

三句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

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音秦裨音皮○攝

主謂上卿攝國事者王六服裘冕為上餘衮冕以下諸侯卿大夫通得以其差服之總謂之裨冕茲服裨冕者重世子從吉之禮也

禮記曾子問

卷四

姜兆錫章義

等謂階等祝聲三所謂噫歆之聲以歆神聽而告之也某夫人氏也房中謂婦人也反位謂反朝夕之哭位升舉幣舉而埋之西階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

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

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

山川大音泰少去聲奉上聲衰音崔從去聲見音現○如初位者如告子生西階北面之位也奉子以衰者以衰服承而奉之也子某之某子之名也子拜哭且踊奉之者代之也凡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凡九踊而三節各哭踊畢降而反位然後子與房

甲並踊衰服朝奠以成其爲子之禮而乃出也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三月乃名于禩以名徧告及社

稷宗廟山川告于禩告于殯宮也名名其子也徧告謂告于同盟諸侯也按國無曠月無嗣君之理今其禮猶若虛位待之者然蓋亦極言其變與○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禩而出

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朝音潮下同牲註讀作制

字之誤也○告則必奠告於祖奠於禩者互文也奠者奠幣爲禮而告之也觀禮侯氏裨冕故適天子必冕而視朝乃命告羣祀也命之言誠方氏謂諸侯有下大夫五人故命五官也道謂祖祭行道之神也喪禮毀宗躐行其神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行神

則於城外委土爲山形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設至於其上而伏牲其前以祭之祭畢乘車轅之而遂行也告者通謂社稷宗廟之屬過五日爲非禮以敏爲敬也牲爲制者熊氏謂王禮用牲侯則否也長二丈八尺爲制幣諸侯相見必告于

禩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

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禩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

入。適天子冕服而視朝。今諸侯相朝，但朝服而已。然諸侯朝服為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諸侯相聘為皮弁服，乃鹿皮為弁，白布為衣，則相朝亦服皮弁矣。稱朝服者，蓋天子以皮弁服視朝，亦謂之朝服也。出告於禰，反則兼告於祖禰，蓋文有脫羨與。○曾

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

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

殯，遂修葬事，其處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並有喪，謂同時有父母或

母，則之葬先輕而後重，先母後父也。奠先重而後輕，先父後母也。

及葬，謂葬柩將出也。自母啟殯以至柩出，不設母啟殯之奠，朝廟

之奠及祖奠，遺奠之屬，以葬母反然後奠父，辭殯故也。舊說惟設

母奠不更為父設奠，此豈奠先重而後輕之義，亦豈自啟殯及葬

不奠之義乎？學者詳味之，可也。行葬者，柩行而往也。次者，大門外

之右，生時待賓客之處也。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

喪尚在殯，故不得為母柩哀於次也。辭猶告也。修營也。及葬母而

反，乃於父殯設奠，告以啟殯之期，遂營葬父之事。蓋葬為奪情，故

先輕奠以盡禮，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故如之喪服。○孔子曰：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宗子領宗，男於外

故年雖七十猶必再娶，重宗故也。然此亦謂宗子之。宗婦領宗，女於內

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則可不娶矣。○曾子問曰：

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

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

去聲，下同。○冠者謂賓與贊也。至而入者，其人已及大門而與主

人揖讓，以人也。門內之喪則廢者，以冠禮行於廟，廟在大門之內，

吉凶不可同處也。若門外之喪則喪在他處，而可以冠，但後不必

醴，以禮子惟徹去設饌而埽，除之以即位而哭，其如賓與贊者未

至則廢也。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

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

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醮，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

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醮，焦去聲，見音現。○因喪

加喪冠也此孔子之言而曾子疑除喪之後常更改行吉冠之禮故據以問也孔子言諸侯及大夫有當冠之年而天子於太廟中賜冠弁服則受者榮若之賜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是時惟有冠之醴無冠之醴是固可以見無改冠之禮矣惟孤子除喪而冠已冠則掃地以祭禴矣見伯叔父而後饗冠者引此又以見斬衰自不可因喪而冠若齊衰以下因喪而冠則亦不必更為改冠也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酌而無酬酢曰醴每一加則一醴三加後總一醴之醴輕而醴重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

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

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祭而旅酬禮也其有故不行者惟小祥之

練祭主奠酬爵於賓前賓不舉爵其後亦不別舉爵以旅若大祥則可旅矣孝公隱公之祖蓋並引二公以正之也○朱子曰旅衆

也酬導飲也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也主飲賓曰獻賓飲主曰酢主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

而不舉至旅時又自別舉爵而後旅酬行也方氏曰昭公於禮為不及孝公於禮為過故皆非禮然不及於禮近於薄過於禮近於

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言亦非禮而已○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

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

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

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音

預章內並同為去聲○饋奠謂殯奠反者反而上也大夫朔望皆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而恐不足也曾子問已有大功

之喪可與饋奠之事否乎蓋以已喪不可干他人也孔子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禮皆可也孔子蓋據為所服者饋奠而言也

曾子不怡此旨乃曰不太輕已之服而重於為他人乎孔子答云非此為人之謂也凡殯奠主人悲哀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

臣皆斬衰故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雖大夫不

以齊衰者奠故朋友奠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

功以上也此蓋為所服者而與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

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

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

與祭士祭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祭謂虞與卒哭之祭即孔子會

子問曰相識句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

人但言有喪服蓋指總麻而言祭謂吉祭也相識雖厚總麻服雖

輕然既有喪服即不得自祭其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蓋極

言已有喪服而與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

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說脫同相去聲○廢猶除也除

喪與奠謂為人奠也曾子歷承

上答既知為所服者奠之可而為人奠之非矣故轉以除喪與奠

為問夫子言方脫哀而即與人之奠是忘衰太速為非禮擯相事

輕亦或可耳○臨川吳氏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服

重決不可執事於人疑大功服稍輕或可與人殯奠而孔子答之

如此則知有服之人但可為所服者奠而不可為他人矣曾子乃

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人殯奠以後之喪祭而孔子復

答之如此則又知但可為所服者祭而小功亦不可為他人祭矣

乃曾子又疑總麻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祭也故孔子

直以不可答之以上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總麻由重

而漸輕也於為人則先殯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而漸吉也曾子

既知此遂疑新除喪之後或可與人饋奠乎孔子亦以為不可而

但許其可以擯相可者畧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并擯相亦不

為之為得也愚按舊註本章脈絡多未明惟吳氏此條為近之但

-5 155 35 865" data-label="Text">

孔子據所為服者而言首節答詞已明而次節猶以輕喪重祭為

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

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伯母壻已葬壻

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

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

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取如字○吉日謂婚期也弔

喪則亦稱母名弔之或父母已歿則稱伯父伯母名弔之者皆稱

其宜也某之子之某伯父名姪猶子故亦稱子也嗣繼也言繼此

禮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壻已曾子問

-5 155 35 865" data-label="Text">

壻已曾子問

不得為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不稱夫婦者未成婚嫌也
 使某致命之某使者名也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而
 使之別嫁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及壻禫後女父母請壻
 成昏必俟壻終弗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也壻亦如之者謂女之
 伯父亦如前致命而諸禮皆同也○按本條既葬之後各致命不
 得嗣為兄弟而終不敢嫁若娶及既免喪而終請皆禮也其終不
 如請而別嫁別娶則何也世蓋有親喪嫁娶而視亡親如草芥者
 茲乃有終喪別嫁別娶而同人道於牛馬者豈禮也哉此宜非孔
 子之言也蓋此意當於周禮媒氏職得之也本條首稱納幣有吉
 日則固可謂昏姻以時矣其有故而失時則變也周禮媒氏仲春
 令會男女且察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此禮制也而其間若無
 故而不用令者罪之所謂故謂喪荒之故也則有故而不用令者
 可原矣此亦禮意也故二者同謂之禮男喪女不敢嫁則女喪壻
 亦不敢娶故曰壻亦如之女不敢嫁者壻自不他娶壻不敢娶者
 女亦自不他嫁則免喪後之使人請必無不如請者其言壻弗取
 而後嫁之女弗嫁而後取之者蓋言非壻弗之取則必弗嫁而非
 女弗之嫁則亦必弗取耳味而後二字正明不敢
 嫁不敢取之意也而以詞害意可乎學者詳之
 曾子問曰親迎
 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

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

夫迎
 聲○嫁服士妻祿衣大
 展衣卿妻鞠衣改更也

布深衣白布為深衣也縞總生素絹為
 之服蓋如此女反不言改服者省文也○舊註曰女子在室為父
 三年父卒為母亦如之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蓋亦止用
 奔喪之禮而服期其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愚按舊註殆非也下
 章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廟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夫女未廟見且未成婦况在塗乎壻於女不杖不菲
 不次則又不以婦服服之也夫嫁女之所以降其父母族屬之本
 服者以其受服於舅氏而義無兩重也其父母族屬亦各為之降
 其所服者以有代而受之者也今以女死不遷祖不祔姑及壻未
 成服之義推之則在塗之女未受重於舅氏者不得降其本服而
 其在喪以至免喪則又必各以禮請而後可嗣為兄弟也此如壻
 關於名義者至重以大而舊註始失之法矣故不敢以不辨如壻
 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
 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喪謂壻家之喪也男改
 門外之次女改嫁服而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然後各即位而
 哭不言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者齊助服輕女不反歸也
 曾子

曾子問

卷之

三

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除喪通謂壻之父母喪及其齊功之喪也反猶復也謂復為昏禮如初也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况輕者豈可反於初乎蓋除喪但如凡人從御復寢而已亦不復行昏禮也然不祭亦止謂四時之常祭耳若禘祫大祭則過時猶追矣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

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禴成婦之義也

離取並去聲見音現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稱來婦舅姑存厥明婦見舅姑沒則三月見於廟而祝詞告曰某氏來為婦也擇日而祭謂於三月之內擇吉廟見以祭非廟見後更擇祭也成婦之義者成婦禮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耐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祖廟也不耐於皇姑不耐主而列於姑次也婿服齊衰期而不杖且不著草屨不居衰次而女則歸葬於女氏之黨凡以未廟見則未成婦故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亦如之者女以斬衰往而節同也註曰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者夫既葬而除其服不同未有期與三年之恩故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上猶尊也嘗禘郊社其尊之無二上猶天之日土之王也此以明廟無二主之意而喪之無二孤不待言矣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音亟

器○此以下明二主二孤之由也亟數也禮師行載遷主喪之二以示尊奉今不用遷主而作偽主又藏於廟是二主也

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

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

季康子之過也鄉去聲。○公為主者。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故哀公主之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

北面哭拜稽顙。今哀公既為主。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稽顙於位而有司不能辨。正是二孤矣。豈非過乎。言過而不言始者。

康子為孔子同時故也。靈公先桓子卒。註謂當為出公蓋謬矣。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

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守符同齊齋同。○遷廟主謂毀廟之

其中矣。金路謂之齊車。上章言軍立偽主也。君行則師從。言巡狩而師征具

主之非此。又言軍用七廟主之非也。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

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

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

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卒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

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祫音洽。聃音耽。太音泰。從去聲。

○此申上文之意也。羣廟之主通謂天子七廟之三昭三穆諸侯

五廟之二昭二穆也。上文取主止言天子之七廟。此迎主止言諸

侯之四廟。互文耳。主皆藏祖廟者。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因

事而集也。此無主一也。主皆從其君者。不敢棄先祖以去也。此無

主二也。迎主以入祖廟。且出入必蹕者。以合食為大禮也。此無主

三也。無主惟三者為然。則師行不得以未遷之主明矣。老聃孔子

問禮者故引其言而申結之。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玉皮圭告於祖禰遂

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

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既以幣玉告於在廟之主。則奉

奠神之也。反則告廟埋藏而乃出於廟亦不敢褻之意也。○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

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

有家語喪慈母之上有諸侯之世子五字喪與並平聲。○臨川吳氏曰慈母有二其一大夫士之子無母父使庶母之無子者以

曾子問

卷四

為子儀禮喪服傳齊衰三年章所稱慈母如母是也其一國君子
 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內則及此條孔子
 所稱者是也而後世於二者之等未之審也或執喪慈母如母之
 文而施於君命所使教子之慈母則失矣故子游疑其禮而孔子
 特明君命所使教子者而告之也山陰陸氏曰男子外有傳內有
 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愚按慈母所以
 差為二等者以其分而言一則國君之子一則大夫之子崇與卑
 異也以其恩而言一則使教其子一則命撫為子淺與深又異也
 故其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
 制不同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
 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
 魯昭公始也少喪為並去聲○良善也禮慈母無服而昭公託練冠燕居之說以服之其違禮明矣况復喪慈母如母乎此又引以申上文之意也○鄭註曰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生母也昭公年二十乃喪其母齊歸是不少且母喪無

戚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乎其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疏曰天
 子為其母練冠經無明文鄭云蓋者疑詞乃異代之制也考家語
 孝公有慈母良是孝誤為昭耳愚按父母之喪自天子下達期以
 下諸侯絕大夫降此所謂諸侯絕旁期也况於君使教子之慈母
 乎若庶子生母之服則有不可一例言者禮子為母齊衰三年父
 在則期此母為父降無貴賤一也妾之子士以下其子為其母如
 母大夫則父在為其母大功父卒亦三年諸侯以上則父在為其
 母無服父卒為之大功此庶為嫡降貴與賤異也今本章所稱古
 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初不言為其生母鄭註疑其如此疏以其無
 明文而指為異代之制似得矣然考儀禮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
 練冠麻衣練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
 服子亦不敢服也鄭註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不得伸權為制此
 服不奪其恩也則此練冠之制蓋公子於其生母為國君所厭之
 權服非言國君自為其生母更非言天子為其生母也又考儀禮
 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
 不得過大功也總麻章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傳曰與尊者
 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
 是以服總也然則諸侯之妾子父卒為其母大功而其或為父後
 則惟服緦也以此推之則庶子王乃天子之庶子為父後者而其
 於禮亦當用緦之正服衰絰以服之又豈有用五服以外父在厭

抑而練冠縗緣之權制者哉夫親喪下達庶子之生母君在既厭於君矣比君卒又以餘尊厭而僅為之大功其或為君之後者又以喪者不祭而不敢服僅得緣死於宮中三月不舉祭者之例以伸其總則其情之為禮抑者固已多矣而謂庶子王反逆禮而斬為之總乎傳言母以子貴以父妾而尊為君夫人此公羊氏之說亂嫡妾之分禮之所不與也若註疏之臆詞而不為之考辯是又滋禮之惑也然則公之所引者果何指也考記中凡引家語入記者多截去首尾如此條家語所載本云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則公固不免託於古以文其過矣疏既知以家語孝公辯註昭公之疑而獨不以家語喪慈母辯為其生母之惑何哉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

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

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

方色與兵

見音規大音恭○旅眾也方色註謂旗服之屬東方青南方赤之類兵謂兵器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日食陰陽爭殺故正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

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

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前大廟王朝之大廟此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后夫人王后及諸侯夫人也此上二節言王

侯朝聘遭變之禮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

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此下二節言王祭遭變之禮也五祀月令中霽門行戶竈

是也說見王制簠簋既陳猶言當祭也天子崩謂暴崩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

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當祭承上言嘗禘郊社五祀之

祭也接之言連捷速之義日食大廟火較王后崩為輕故牲殺之後遇變不廢惟務在速畢無繁縟節文耳舊謂其祭無迎尸入坐而禮是也然日食固皆速祭而不廢若大廟火其郊社五祀速祭不廢可也大廟中方當禘祫而火豈有復祭之理徐氏經解云大廟火救火遷主為急祭固當廢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以此而推子固約言以答之耳

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

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既殯而祭謂自薨至殯不祭五祀直待殯後乃祭也尸入

迎尸而入坐也侑勸也酌食畢而以酒漱口也王侯之祭禮亡今以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

諸侯之祭十三飯天子之祭十五飯也然皆須尸三飯後祝侑乃食今則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侑也尸飯畢主酌尸尸酢主主

又獻祝獻佐食今祝既不侑亦自無酢至以下也此殯後祭五祀之禮也故謂敢殯也自啟殯及反哭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

而其祭禮漸向吉自獻祝以上其禮皆行惟獻佐食以下仍闕此又葬後祭五祀之禮也不言嘗禘郊社者三年之喪嘗禘不行而

天地社稷則既殯之後未葬之前又自越紼行事無殺禮故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

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

於殯自啟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此必二反帥音率○此言侯祭遭變之禮也俎豆既陳猶上言簠簋

既陳互文也君即諸侯亦謂暴薨也此及也帥循也謂其既殯葬而祭社稷之禮亦若天子既殯葬而祭五祀之禮也不言嘗禘郊

及五祀者侯禮無郊祀大嘗禘但有社稷而已且言社稷則五祀從同也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

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

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

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

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此言大夫之祭遭變之禮以及於士也外喪及不侑不酢並見上章大功酢而

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乃止也室中之事而已者尸在室中之與祝在室中之北廂南面佐食

在室中之戶西北而小功總又輕祭禮較備十一飯之後主人獻尸獻祝獻佐食乃止也若常祭主人獻佐食畢次主婦獻尸獻祝

獻佐食又次賓長獻尸尸奠爵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焉今皆以喪殺也士之祭但遭總喪即廢惟所遭之喪士於死者雖有服而所祭之人於死者無服則可祭也○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

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弔哭不亦虛乎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十一

旅衆也羣立旅行則為忘哀况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以為飾
直衰經杖為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哀彼則忘親哀在親則弔
為矯偽矣非虛而何曾子既聞此言而檀弓篇乃記其喪母而往哭於子張何哉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

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
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

而後殷祭禮也因親喪而問君喪也殷祭謂祥祭也言君服在身雖遭親喪不敢成服也始尚不成服矣况終行除

服之禮乎此所以時過不除惟待君服既除之後然後次月行小
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也蓋義以斷恩而不復除親之服其

禮如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
此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慮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祭謂時祭也言先王制禮有節過時不復追行禮也今不追除服非緣不能而弗除也患踰制也且如春祭或以事廢至夏則准行夏祭不復追舉春祭矣時祭之不追行如此若親喪之行殷祭而不追除服又何疑哉

若君喪而遭親喪則其時但舉親喪之殯禮而不成服有親喪而遭君喪則其後但補親喪之祥祭而不除服此權也故親喪既葬而遭君喪者其後過補小祥大祥之祭既練而遭君喪者其後但補大祥之祭而皆不復行除服之禮此所以曾子問而夫子答之如此也所以然者除喪因祭而舉也祭不為除喪設也此喪服小記之義也故祭與除服為二禮而此則祭而不除耳或乃誤以祥祭除喪為一禮謂君服除而追祭惟嫡子之為大夫士者行之若庶子為大夫士則嫡子主行喪禮他日雖除君服而不追祭是終身不除親喪矣此曾子所以復問也夫合祭除為一初非禮之本義且嫡子主祭則庶子從祭是即祭矣何不祭之有以不明祭除分合之禮遂失經義而并過時不祭之義

亦曲而難通也其失豈淺鮮哉學者幸非體之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

君所朝夕否殷事謂薦奠之盛禮也之適也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

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反送君送君葬也陳註曰

此二節皆對推若親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之君所有殷事則歸家朝夕恒在君所也若親殯既啟而有君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

禮記

曾子問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反送親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

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室老家

行事謂攝行其事也大夫士既反於君所而親喪朝夕之奠有不

可廢者大夫尊故使室老攝士卑故使子孫攝也○按陳註君未

殯而臣有親喪亦與親未殯而臣有君喪對推之愚細玩不然夫

君未殯有親喪則且舍君之殯先歸以殯親而後反於君所矣豈

有親喪未殯反舍親殯以殯君而後歸殯者哉故此節對推之說

非也蓋臣有尊君抑親之理如此文反於君所而室老子孫行事

是也有先親後君之理如此文歸殯親而後反於君所是也所以

然者殯者送死之大也君殯不必一臣而親殯非子親行不可也

此其與朝夕饋奠之事固殊而其權衡輕重亦 大夫內子有殷事

白見矣則陳註又安得而輕為一切之說哉

亦之君所朝夕否 內子大夫卿之妻也不言大夫妻舉上以見

舅姑之喪則其禮如其夫之歸居於家故有殷事亦之君

所而朝夕則否也儀禮喪服云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賤不

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誅之言累

也累其行為誅以定諡也稱天以誅者君尊無二惟天在上

故也雖天子猶假天以稱之則誅貴誅長及相誅之失明矣○曾

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楔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其

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

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楔音闕其供同從斂並

棺也慮不卽歸或入於外而客死故以從也其殯服謂供主人殯

時之服也人謂柩入也孔子言其時已大斂而供殯服則子從柩

合著麻弁環絰疏衰簾屨直杖之服至柩入時則自殯宮門西邊

牆而入其空闕之處乃就賓位之西階以升此蓋親已殯而以事

死之禮事之也如或方小斂而未成服則子首惟者免身亦惟著

布深衣以從而其入則自門升則自主位之阼階此則親未殯

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矣凡此乃○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

君與大夫士之達禮無異節也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引去聲封窆同○遂謂

下棺卽歸不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

世子返而返也

豐已 曾子問

卷四

三

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遂亦謂遂送親柩也改服服若喪也雜記

布深衣而往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

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

其常事祭禮士特性大夫少牢上牲謂少牢也必往宗子家而祭

者以宗廟在宗子家也孝子謂宗子介子謂庶子不稱庶

而稱介者介為副貳之義貴貴之道也常事謂歲祭之常事稱為

某薦者宗子祭而尊庶大夫之詞稱使某執者庶大夫祭而尊宗

子之詞蓋宗子無罪去國則廟主隨行若有攝主不厭祭不旅不

罪則不隨行故庶大夫得祭而祝詞如此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因其辭於賓曰宗兄

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厭祭同假詩作嘏綏周禮作隋○介子

者凡五以其次言之當云不配不陪祭不嘏不旅不厭祭此蓋進

文也所謂不配者祭禮尸未入祝告神曰孝孫某來曰丁亥用薦

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今攝主則但言薦歲事於皇祖

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所謂不陪祭者陪減毀之名也尸與主人

俱有陪祭主人減黍稷牢肉祭於豆間尸減俎及黍稷肺祭於豆

間今則尸自陪祭攝主不陪也所謂不嘏者嘏福慶之詞也尸十

一飯畢主人酌尸尸酌主人畢祝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

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

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今攝主則亦不嘏也所謂不旅者不旅

酬也詳見前章所謂不厭祭者饜飮也其禮有陰饜有陽饜迎尸

以前祝酌奠訖為主人勉神飲享在室與陰幽之處故曰陰饜尸

設之後佐食徹尸俎設於西北隅陽顯之處故曰陽饜於彼乎於

此乎皆庶其享而饜飮之義此以次當為陽饜而今亦不厭祭也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三

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
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

其義故誣於祭也

若順也首先也宗子有罪去國廟主雖不隨行然庶子無爵不得祭於宗子家之廟亦不敢自

於其家行祭故當祭時但望墓為壇而祭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自祭於其家矣然其稱祇稱子某而不敢如宗子稱孝子某惟庶子身沒則庶子之嫡子可稱孝耳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先求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祇見其誣而已矣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

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

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祭初陰厭尸未入祭

終陽厭尸既起是厭祭無尸也夫子言祭成人之喪者必象以尸而尸必以孫若無孫又取同姓之與孫等列者則尸不可無明矣惟祭殤則厭祭而不立尸以其未為成人耳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而可乎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

厭曾子問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

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立酒不告利成是

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

陽厭

耐註疏讀作備聲之誤也所音奇○此章頗多闕文疑義耐註疏作備者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故知非耐耐

備聲相近故知其誤也宗子殤不為後凡殤可知又宗子殤無舉肺之屬凡殤亦在其中皆不言者省文也宗子之殤吉祭以特牲凡殤合以特豚凡殤之陽厭當室之白宗子殤之陰厭合於室之與各不言者互文也孔子承上文而言祭殤之禮有厭於陰幽者有厭於陽明者蓋或則陰厭於祭之始或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而問祭殤禮畧不備何始末有此兩厭乎孔子乃言是蓋殤而分為之祭耳豈殤而備為之祭乎蓋有祭宗子之殤之禮有祭凡殤與成人而無後者之禮以祭宗子之殤之禮言之宗子雖尊其為殤而死亦無為人父之道而庶子不為之後也其卒哭後之吉祭則不用祭殤之特豚而從成人之特牲以陰之而已若其平時祭殤之禮所殺於成人者有四凡祭佐食者則春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祭殤無尸故不舉凡尸食之餘主人敬尸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四

而歸之所俎今無尸故無所俎太古以水行禮後世重古而設之名爲立酒今以殤降故無立酒利猶養也凡事尸禮畢出立尸外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無尸故亦不告是謂祭殤之陰曆其祭蓋於祖廟西南隅陰暗之處而設尊於戶東也其祭凡殤及成人而無後者之禮但於宗子是大功內之親皆於宗子家之祖廟祭之與祭宗子之殤之禮畧同惟其祭必當室中西北隅明白之處尊於東房與宗子之殤爲異是謂祭殤之陽曆也○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馬氏曰曆者不成禮之祭也宗子殤者祭於陰凡殤與成人而無後者祭於陽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畧矣愚按禘讀作備義亦得之然讀如字固合而註疏未之思也喪禮自卒哭以後明口以其班祔而殤者卒哭則已不得以其昭穆之班祔主人廟故僅得祭時從其祖祔食而已然則殤不祔祭與從祖祔食之義固並行不悖而其祭之不備禮亦自具其中矣何必改字而後訓爲不備祭之義乎○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日禮也反句葬句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引去聲壙音庚不否同夫音扶下同數速同朝音潮舍使並去聲莫暮同肅閃平聲○壙道也有變謂變常禮否謂無變也凡柩北向而出道右謂道東也聽變謂聽日之變動反復也以反之反謂柩反也巳之言竟謂日竟而明復也日食之遲速本有常度而其時未發其實恐既入而進退皆難故不如行也舍奠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疢病也日食既而早見則昏暗中恐滋他變非人子所忍出也且君子助人行禮又豈可○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使人親病於患難哉皆深謹之之詞

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

曾子問

卷四

三

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

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為使並去聲○復所謂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

所造舍客之館公所為則公所命舍客之館○曾子問曰下殤土

其館雖非公造而以公命亦謂之公館也

周葬於園遂與機而行塗邇故也今莫遠則其葬也如之何莫墓

土周夏后氏之棺也一名聖周檀弓周人以夏之聖周葬中殤下

殤是也與猶抗也與昇同義機者與尸之具木為之如牀而無脚

以繩緝其中央又兩旁鉤之乃以手抗之以行也臨川吳氏曰周

人葬下殤之禮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且不用車載眾

昇以就園乃斂於土周而葬焉曾子問古禮若此蓋以途邇故也

今禮變而墓遠則不用棺不用車似有不可故問當如之何也○

陳註曰與機而行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上中下

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與機也 孔子曰吾

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

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史佚周良史也言猶闕也

斂於棺中也臨川吳氏曰史佚葬子墓遠固疑昇尸之不可矣而

召公勸棺斂於宮中則將如成人載以喪車而後可也故史佚未

敢遽行而召公問於周公乃答曰何不可者蓋禮有從權而亦無

害於義也山陰陸氏曰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然墓遠而欲拘塗

近之制是謬也故召公權之而周公與之愚按凡記稱始者記禮

所由變非許詞也下殤之制以土周不以棺以園不以墓以機不

哀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舍去聲○宿

祭一日肅而告尸之名儀禮所謂宿尸是也受謂受主人之宿也

其時有大門內齊衰之喪則必出居公館以待祭事畢而歸哭者

比以吉凶○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

不並處也

曾子問

卷四

三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三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三

禮記

曾子問

卷四

三

禮記

曾子問

前驅禮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為君尸而服士之爵弁服者君先世有為大夫士者故也出而卿大夫士為之下車敬也尸必式

答之也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辟除行人也

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

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辟避同與

平聲○無辟謂君事無敢辭避也言金革之事則以下可知矣此禮當然與抑初或有司逼遣之與蓋疑之也致猶還也夏禮則殯

後即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亦還於君蓋君不強其任事以奪人之親而臣亦不可干事以自奪其親此君子處人處己之道然也故引記

語以明之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

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

也上為字去聲○魯公喪母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卒哭後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居喪而用兵以逐剽者不知其何禮也蓋甚

非之之詞

文王世子第八

此篇詳言教世子之法而篇首引文王以發端故以名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

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

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暮同○內豎周禮內小臣是也值日日御禮世子朝夕朝

父母今文王日三聖人過人之行也此言進見之禮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

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節謂起居飲食之常節不安節謂有疾也此言

事疾之心也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

曰諾然後退上上聲○食上進膳地在察也食下徹膳也問所膳問食之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食餘不可再進

也此言奉食之禮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

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帥音率說脫同養去聲○帥循也不云不敢有

文王世子

卷四

二

不及而云不敢有加者聖人之行但患過不患不及也此旬有二

承上文之詞下文特以事疾明之以起夢錫之本末也

曰乃問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

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

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問去聲女音汝○病間猶言瘳也病時覺

病在身無少間隙故謂病瘳為間也文王

問何夢者病已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問以發之謂年為齡者齡字

從齒故言年齒又言年齒齒是人壽之數也然數之脩短稟氣於

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年而益之哉好事

者為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成王幼不能

能泄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文王之為世子也相去聲長上聲○泄臨也不能臨阼書曰小子

同未即位是也相助也輔也抗舉也劉氏曰成

王幼弱雖已泄阼為天子而未能泄阼故周公以冢宰攝政輔王

踐阼而治又以其幼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故舉世子之法

以教伯禽俾王有所視效或王愆於法則撻伯禽以警而示之凡

此所示之道即文王之所為世子者而王所宜效法也○此章歷

引文武周公以明世子之法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

舞皆於東序學讀作敷下同○此章承上文推言教世子之屬之

於學者也必時謂四時各有所教也東序舊謂夏太學名周設以

為小學也干戈羽籥皆舞器干戈為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

之羽籥為文舞故於

陰氣安靜之時教之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

之胥鼓南

四人皆樂官小樂正周禮謂之樂師大胥籥師並見周

禮教舞止言干戈者統詞也胥即大胥鼓南未詳陳註

曰南謂南蠻之樂也

明堂位東曰昧南曰任西曰朱離北曰禁周

禮旄人教國子以南樂大胥擊鼓以為節也先王作樂而兼以遠

方之樂教者蓋以示德化之無外品類之咸賓

而奏之郊廟以鳴盛與獨舉南樂亦統詞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

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

文王世子

記

上席

大音泰。○誦謂誦樂章。弦則以琴瑟播之也。大師亦周禮樂官。詔教也。警宗舊謂殷學名。上席虞太學名。周有天下兼立

前代之樂為其小學而大師之屬各以禮樂詩書教其間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

樂正詔之於東序

乞言謂養老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

之時皆以先王之法合會而相告語也。凡此皆有儀節。故小學正亦於小學教之。

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

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大樂正周禮謂之大司樂。戚亦舞器。語說

即合語之語說。命猶辭也。謂乞言之詞。命數者。篇章之數也。大司成周禮無其官。王氏謂即師傅。保為之後。文謂樂正司業。父師司

成是也。陸氏謂凡有道者使教焉。他日祀為樂祖者也。二說大同小異。皆可通。上文小樂正之屬。學舞詔禮各於東序矣。而此又屬

之大樂正。大司成者。蓋大樂正先授以篇章之數。而小樂正之屬乃教詔之。於是大司成乃於東序而論說以課其成也。此以上歷

言教者授業

課功之職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

列事未盡不問

問如字。一讀去聲。○問謂其中間所容也。一讀去聲。猶隔也。席廣三分丈之一。中間容三席。恰一丈。

故曲禮謂之函丈相對如此。取其便於問也。列陳也。問終則却就

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問有未達則必待其

陳言已盡然後更問。而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釋奠未詳。方氏曰。言三時而不及夏者。弦誦一師也。春誦夏弦皆

大司成之秋學禮則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則典書者詔之。故春一

釋奠。秋與冬各一釋奠也。官通謂教詩書禮樂之官也。或曰春下

疑說。夏字或又曰官字。恐即夏字之譌也。按方說亦自有理。或說

較平正也。釋置也。其禮但奠置所薦之物。而無祭禮。迎尸食飲之

節。蓋主於行禮而已。非報功故也。先師謂先代明習此事者。若後

世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書。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

有伏生詩有毛公之屬也。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

行事必以幣。故釋奠於先聖先師時。敘常事耳。故惟釋奠於先師

也。事即謂釋奠之事。始立學奠必用幣。而時教奠不用幣。亦重立學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合謂合樂也。惟國有凶喪之故。則否。若非國故。則釋奠豈

大合樂必遂養老

言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惟常事合樂則不養老。以見敬老之為重也。凡語於

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

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句

於成均句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去聲語論辯也郊郊學也斂

屬進也以用也其同等中有可進者進之而其同進者則以其

序序之也謂之者目之也成均董氏謂五帝太學之名上尊堂上

酒尊也及前等也言凡論辯於郊學者必舉賢才為重而其間道

德為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此三事者取士之正也其或無三

者之可取而有曲藝欲試者皆戒之使習以待再語而考論之必

舉說三事而有一可善者乃拔之同等之中次為備進之序故其

人雖止目為郊人而遠之而於學宮則亦得取爵於上尊相旅觀

以為榮焉此則又其取士之廣也此以上特言與教者養老尊賢

之典也本節多闕文疑義舊註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絕姑依之然

文義不甚安或疑遠字為達字之譌當是人字均字為句絕則義

協矣按句理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與魯同器謂千戚羽籥之

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此蓋釋菜在虞庠而退饋於此也

之東序也詳見始之養也節言立學之初始成禮樂之器塗爨既

畢即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成而繼又釋菜以告用也其禮以簡

質為敬既不用舞自不授舞器禮畢而退禮其賓亦惟行一獻之

禮無饋介無合語可也此申釋奠先師之意也○石梁王氏曰節

末三字衍文也愚按鄭註以為題上事者得之今坊間鐫刻文字

亦標識篇題數字於各簡之末即其意與後○凡三王教世子必

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是故其成也慤恭敬而溫文修內以和心志修外以飭威儀似乎

樂自內而達外二者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也而禮自外以達內

所以其成也慤而既有恭敬之實又有溫雅之象也謂之慤者與

論語不亦說乎之說相似蓋修習既熟而中心悅懌其進自不能

已此禮樂交相培養之驗也○此以上從陳註之意也考孔疏

云內外有樂而心悅貌和故其成也慤內外有禮而貌恭心敬故

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其說將五字分疏與陳註全別學者參之

禮記 文王世子

卷四

三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

能也少養行並去聲疑如字○養者涵育薰陶之意審詳審也示昭示也喻曉喻也太傅養以身少傅養以言也保謂太保少保養以事也師謂太師少師亦養以言也師保不言養省文也審喻喻諸之喻猶教也教喻之喻謂世子喻其教也事即事父事君之事之屬德即忠孝之德之屬身謂世子之身也天下無事外之德故教以事而喻諸德天下無身外之道故謹其身以歸諸道四輔舊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三公保傅師也四輔與三公不必全備唯可稱職者乃設之六句皆記文也不言傅輔弼約詞也語言也此記者釋詞○方氏曰禮樂者教之道也苟非教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其人以養之也陳氏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

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愚按道無不貫而父子君臣之屬其大也自父子君臣之屬以達於百為萬事之備皆禮以修其外樂以修其內至禮樂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德成矣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君子曰德言世子無愧於君子而後謂之有德也德成則教道尊嚴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而國無不正矣此世子他日為君之謂也所係如此而謂教可緩乎此以上又特中教世○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

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迂同○前言周公踐阼而治家語言周公相成王攝政而治此闕相字而下文又衍周公踐阼四字皆記者之失劉氏曰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則公蓋以冢宰攝行天子之政非謂攝居天子之位也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則迂矣然人臣殺身為國猶尚為之况周

豐已文王世子

公不過迂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乎宜乎優為之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

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泄阼

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

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

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

不慎也

事人使人謂事長使幼也武王崩成王無父雖年幼未知君道若教之為世子則無為子之處矣故抗法於伯禽以

警教王也君與世子以親則父以尊則君世子能知其義而盡親親尊尊之道然後他日可以保有天下不然則其本撥矣然則養

之可不慎乎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

禮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

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

斯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

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

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學教同○物事也三

善謂眾人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

故疑之而知禮者從而曉之曰彼蓋父在之時世子之禮當如此

也然世子如此而眾皆知父子之道矣下放此學之教之也語古

語也樂正即所謂大樂正授數主導率其學業者也父師即保傅

師主成就其德行者也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

萬邦皆正矣此以上引孔子所言周公之教世子而因以申明之

也周公踐阼說見上文教世子條劉氏曰此四字說者以下文取

端故著此以結上文然因闕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

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馴致○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

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夏官司馬之屬正政同謂為政於公族也

蓋周禮庶子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士之子通謂之國子而適長貳其父謂之條故名也此總言庶子治公族之政也其朝

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謂路寢也言公族朝見於

公若內朝則立於西方而而東以次而南雖臣有貴者一以昭穆長幼為次父兄雖賤必居上也此言其治公族於內朝之禮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此因言司士掌治外朝之禮也外朝

見與異姓之臣雖列則以官之高卑為次不序年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朝見之位為猶治也其在宗廟之中

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此

言宗人治公族於宗廟之禮也宗人詳見儀禮其職掌凡宗廟之禮百官之職事故名也以爵者爵各有等卑不踰尊也以官者官

各有職使供其事也登升也食尸餘曰餼上嗣即嫡長也按特性饋食之序先時祝酌爵奠於銅南侯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

眾賓長為加爵然後宗子使嗣子飲銅南之奠爵於是尸執奠爵嗣子進受飲之拜答各以禮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爵洗酌獻尸

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至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乃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而餼則此三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餼最在

後今豈以重在餼故逆言之與○陳註曰此皆士禮大夫避君故少半禮嗣子不舉奠也愚按內朝親視外朝貴貴宗廟則二者並

隆以爵以官貴貴也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此申言庶子治公族於內朝之

禮也貴雖三命而其位不敢居父兄無爵者之上所謂臣有貴者以齒也○疏曰若非內朝其餘聚會則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

父族三命不齒凡燕會皆別席獨坐在賓之東矣此節應承第二節臣有貴以齒之下以第二節文承庶子之下其主之可知故第

二節不言而在此也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

如之以次主人此又言其治公族之喪之禮也大事謂喪也臣為君皆斬衰而其升數多寡各依本親故庶子序其

位次使衰斂者在後也其公族之相為服者庶子亦以此為序而次主人之下蓋喪服以親族為先而又以喪主為重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

豐已文王世子

卷四

三

則自與父兄列位以序齒也蓋不忍遽與族為賓主者以厚宗親而亦不致自與異姓為賓主者以全國體且又以見此燕本以為宗族而非以為異姓凡皆仁之至而義之盡也族食猶族燕也族燕為禮燕族食為常食世降一等疏謂一年中齊衰四會食大功三會食小功再會食其在軍則守於公福舊作祝誤文也○此總麻一會食是也自守之職也禮君出軍載祝因言公在軍而庶子所至於齊車故庶子守之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

此又言公出疆而庶子令公族為守之禮也凡朝覲會同之屬皆出疆之政公族之無事者謂其不隨行者也公族總下文正室及諸父諸子諸孫而言公宮總下文宗廟宮室而言也正室謂公族中卿大夫士之適子諸父謂其旁尊諸子諸孫謂卿大夫士之庶孽也太廟謂太祖之廟貴宮貴室謂祖廟及路寢下宮下室謂親廟及燕寢正室守太廟者將為祭主故也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常門故小宗伯謂之門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冠取並去聲○此下五節又推言治公族凡吉凶之禮之政也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為太祖之

廟雖至五世親盡當毀不毀而其廟百世不遷此下高曾祖廟之四廟至五世以外親盡則遞遷而毀矣若太祖即為五世之高祖而其廟原未當毀則其孫不論貴賤其冠昏喪祭必赴告於君以尚在五世親未盡故也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賄賻承舍皆有正焉為去聲免音問賄音諷賻音附承註讀作賻舍去聲○有司即庶子也正舊謂正禮也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而為祖免六世以往而弔通其窮也當弔免而不弔免是為廢禮故罰之而其賄以車馬賻以貨財舍以珠玉之類總謂之賄則亦隨其親疏各以正禮治之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告於甸人織註讀作織剝專上聲告註讀作鞠○懸縊以殺謂之磬左傳室如懸磬皇氏謂如懸樂器之磬是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織剝也剝割也讀書用法曰鞠漢書謂之鞠獄大辟不於市朝而於甸野及凡刑罪墨劓剕之屬當刺割者皆於此鞠讀刑書以刑之凡以為之隱也公族無官刑人幽閉也詳見後文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

禮記文王世子

卷四

三

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

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辟婢亦反為去聲○獄成謂訊問得實也議刑曰讞素服不舉

變服饌也無服謂不為弔服凡居外不聽樂及賻贈之類仍如其親疏之倫但不服弔服以往弔耳蓋為位於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也禮天子諸侯絕旁親故知無服是不為弔服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

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

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

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

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

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

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

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賻睦友之道也古者

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眾鄉方矣

殺鄉並去聲○此下二節覆解

上文正公族以下各條也內內之也明父子謂序昭穆體異姓謂辨貴賤崇德必有德者爵力貴也尊賢惟賢者事乃任也上嗣以嫡繼朝則祖始尊五服白親及疏則親不奪燕食以齒為序則孝弟不悖而且親親施於生者有降殺之等孝愛施於死者有深遠之思不敢以輕當重故君臣之道著不敢以卑尊故讓道達廟不敢以貴賤隔故於親不忘爵既以賢否殊故無能為賤至若弔臨賻賻禮以敬施則又所以和睦而友愛之也凡此庶子之官治而父子以定長幼以序其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者於是恩明義美而邦國有倫矣則眾有不向方而趨禮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教者乎甚矣設官以治公族者之要也

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

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泰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

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

為遠並去聲○正術猶言常法與猶

許也慮度也蓋族雖親而法難犯故與眾一體以治然猶不許國人得度其過惡而為之隱也刑既加而祖已辱故於禮一槩不加然猶加私喪以親其骨肉而不遽絕也官刑謂之腐刑如木朽腐無發生之理故此刑不及公族而類始不盡矣凡此又其待公族之有罪者所以為仁至而義盡也○此以上述庶子之職以明待公族之道與世子法相為表裏其在外朝宗廟雖司士宗人治之蓋亦庶子總攝之與○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

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斯音欣更平聲音醒養去聲○大昕日初明時也

凡物以初為大末為小故初明謂之大昕鼓擊鼓也徵召也將視學學中先以此警眾也有司謂司教之官與舉也秩節猶言常禮謂釋奠也反復也之註謂往也疏謂釋奠事畢復命天子乃又之於老之處也適亦往也先老先世之為老更者也視學在虞庠而

養老在東序故將適養老而先釋奠以禮之也老更所養之老也註曰三老及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蔡邕曰更當為叟三老二人五更五人二說不同然皆年老更事致仕者故名也饌謂饋處也退修之者謂酌獻也設席位畢天子親至其處省視醴酒及凡珍羞之具乃作樂發歌延其入即賓位而退酌禮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按註疏始之養也緊承卒事反命句始字與卒字相應蓋卒事乃始更之養老之處也而其訓始字乃又訓為始立學以謂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也彼此何矛盾耶且本章專言養老而養老禮行於學故以視學先之今若訓為始立學則上下脉不相蒙即前列視學節又何謂耶况其訓為始立學而釋奠於先老為立學而然非徒為養老而然也為立學而然則前章云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初不言釋奠於先老若為養老而然則養老之必釋奠於先老猶教士之必釋奠於先師皆禮之常也而乃卒始字為始立學而反失上下承接之義可乎又按周立四代之學虞庠夏序殷學皆周之小學也其辟雍或謂之成均此其大學也如註疏之說謂視學在虞庠而養老在東序是二者皆小學耳而考應氏則謂此學之東序非必自為一學也祭義樂記皆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則天子所視即太學而所適即其東序明矣視學養老無兩地亦無兩期而其反登歌清廟既歌始與卒之相承接又明也始立學之說胡為哉

禮記 文王世子

卷四

三

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反反席也清廟頌之首篇語所謂合語也老更受獻時立於西階下之東而天子既退而酌醴以獻矣今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因共合語以成天子養老乞言之禮也德音詩味文王之德之音也其所語說皆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乎清廟詩中德之句
 音之極致故為禮之大也下句管象舞大武句大合眾以事達

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下管象舞

大武者堂下以管奏文王象舞之曲而於庭中舞武王大武之舞也周頌維清詩乃象舞之樂歌武詩則大武之樂歌眾謂諸學士也凡此歌舞之盛大會學士以行養老之事固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而其中綴兆行列之間君臣有位貴賤有等上下之義亦無不行矣則先王又豈徒於禮之大者苟託之說語而已哉○陳註曰鄭氏以象為武王伐紂之樂而疏因以為管中奏象武之曲庭中舞大武之舞其意蓋以清廟與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分上下故以下管象為武王也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方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太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

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今考嚴氏之說甚明也禮書曰維清奏象言文王之典季札見舞象而曰美哉猶有憾則象為文王之詩而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鄭氏以為武王誤矣
 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

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闕音闕○闕終也此時畿內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

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仁愛終皆徧及也馮氏曰不梁於是此塗去幼字今按疏存養幼之義而鄭註無交疑是譌攬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

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

于學養去聲兌當作說音悅○記事猶下章世子之記之意陳註謂四代皆養老後王養老亦記序前代之事也慮猶謀也人道莫大於孝弟故謀慮而推行之也敬以心言禮以事言以敬而上總指各條之意以禮而下則分指各條之文也喻曉也引說命者因養老禮行於學而備終始之義故借以
 結之也○此以上申言人君養老之禮也○世子之記曰朝夕

文王世子

卷四

三

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

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

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世子之記教世子之禮文石梁王氏謂古

滿充也盛也容儀也文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

也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

以命膳宰然後退膳宰即篇首所命詞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

親齋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

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齊齋

去聲○養疾者衣齊時所衣之玄端服蓋敬齊而親養也善猶多也○此章又推言世子之法以結篇首之意也

禮運第九陳註曰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

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三王之世為小康有老氏意其稱夫

子云爾者蓋記者為之詞與愚按此篇亦見家語而又頗有同異家語為得之蓋經傳之失真也甚矣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

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去聲蜡音乍觀去聲家語作孔子為魯

蜡禮詳見郊特牲篇觀門闕也門兩旁懸國典於上以示人故謂

之兩觀而子與為魯蜡祭之賓故祭畢遊其上而感嘆也嘆魯見

第四章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三代之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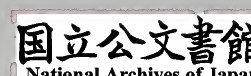
謂三代之時方氏曰以其無名無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廢代興

故以代稱之禮至三代其文極矣故以英言之行對隱而言英則

對質而言也夫子言我今雖未及見此而有志於其所為也此亦

夢見周公之意故因問而發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選去聲下同矜鰥同分惡為並去聲○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私其子孫如堯授舜舜授禹是也所選者賢所與者能德才備也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為者和睦內外合也是以親其親以及人親子其子以及人子使老若壯若幼者矜寡孤獨廢疾者各得其所男則各修士農工商之職女則得歸良善之家貨惡其棄於地也然但得財貨以資用足矣不必擅而藏於己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然但得竭力以成事足矣不必專以營乎己也夫如是故姦邪之謀閉塞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不起而外戶可以不閉矣豈非大同之世乎一說外戶者戶設於外而向於內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

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為己之為並去聲知去聲執勢同去上聲○家語無禮義以為紀至兵由此起十句今味文義禮義以為紀以下七句當在謹於禮者之下記者蓋緣上文以為二字文勢相類而錯簡也此殆非小誤宜正之天下為家言以天下為私物而傳之子孫也大人統指王侯也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相傳為及以賢以功者以勇知為賢而以為己為功也紀綱紀也著明考成也義質而禮行故曰以著信先而禮後故曰以考刑猶法也講猶習也常謂常法指著義以下五事而言勢猶位也不由此五者則勢位且去而天下以為殃民也小康謂不如大同之世家語亦無此句○陳氏曰此亦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之意故言大道為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然其說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愚按篇首本有語病又緣禮義以為紀七句上下錯簡末後增小康一句其病滋多宜王氏陳氏辯之嚴也學者以家語參定其文而慎論之可矣又按篇中數番問答其上下文脉雖相承而意緒各出今畧依孔氏分為段

落此上三節為第一段蓋首答子游之問以遡帝王之治而歸於禮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

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

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遯死是故夫禮

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

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復扶又反夫音扶下同相去聲

先王下有所字無故失以下三十八字較得之殺效也列序也本

於天者因天道之盈虛而為之節殺於地者順地勢之高下而為

之等列於鬼神者參造化之屈伸而為之用喪祭以下八事析言

禮制之日也○此節為第二段子游仰禮發問而約言禮之始終

本末以○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問與孔子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自此至禮之大成也七節家語禮運篇並無而錯見於家語問禮

篇○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夏時夏書名舊謂即夏小正坤

乾商書名舊謂即歸藏也孔子言我欲觀考夏殷之道故適一國

而求之乃皆無可徵驗僅於杞得夏時於宋得坤乾吾以此觀其

義理等列而已二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聞乎論語曰文獻不足

也○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恐漢儒依倣為之如其

說則小正坤乾何足證禮大概此段倣魯論為之近儒有反引以

解魯論者謬甚中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

蕡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夫音扶燔音煩捭音百汙

音蛙抔音哀蕡音快○燔

燒也捭桴也釋黍米擘豚肉加燒石之上而燔之古未有釜甑故

也汙尊掘地為汙坎以盛水也抔飲以手掬而飲也蕡桴按字書

禮對祭禮而言也。卑發語聲。某死者名也。呼之者欲令體魄復合。即楚詞所謂招魂。如是不生。乃行喪禮也。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取生稻米為食。飯也。首熟者用中古火化之利。裹熟肉為遺奠也。故始死望天而招之。以知氣則升而上也。既則葬地而藏之。以體魄則降而下也。死則首北向。向幽而歸根。生則首南向。向向明而相見。凡此皆從古初之遺制。而非後世所能易也。昔者

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營音增。衣去聲。○於高阜也。檜聚也。聚薪為巢於深林也。茹猶食也。蓋未有火化。故去血毛不能盡而并食之與。後聖有作。然後修

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炮音庖。亨音烹。酪音洛。○首獨言修火之利者。從其急而約言之也。范字當從竹韻。註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鑄。以木曰樸。以竹曰范。皆鑄器之式也。范金者。造形範以治治也。合土者。合坏擊以作陶也。裏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釜曰亨。貫而置之曰炙。炙醴酪

也。朔亦初也。陳氏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始。謂之朔也。從猶遵也。蓋承上以起下之詞。故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

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醑與蓋同。醑音體。嘏音賈。○太古無酒。用水行禮而已。後王重古。以色尊為玄酒。祭則設於室內。而近北也。醴即周禮醴齊醴。猶體也。粢漸生。汁於中。而外存體也。一云。酒漸成。而汁與滓若一體也。酸周禮謂之盎。齊酸與盎皆充溢之意。謂汁充於中。而外溢也。一云。盎猶翁也。酒成而翁翁然葱白也。色也。二者後世所為。故設在室之稍南。近戶也。粢醑即周禮醴齊成。而紅赤色也。又冠以粢者。過此則滓沉。而不可見矣。又次之。故列於堂。澄酒周禮謂之沉。齊此則酒既成。而黍滓已沉也。又在堂之下矣。按周禮五齊。此獨不言。泛齊未詳。或曰。玄酒即周禮之泛齊。始為而浮。滓泛泛然。猶水色也。若水不得名酒。且又自有明水矣。澄即周禮之沉齊。酒即周禮之事酒。昔酒清酒。此蓋歷言五齊三酒所陳之位。非有闕也。祝為告神之詞。嘏為尸致福於主之詞。說見曾子問。上神謂天神也。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

禮運

禮運

禮運

禮運

也是正君臣父北面以事之明子事父之道也是篤父子睦兄弟者獻長兄弟及眾兄弟無不徧之類齊上下者獻神與登餽各有序之類夫婦有所者君在阼夫人在房咸以禮之類如此則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祐乎聖人所謂祭則受福者此也

其祝號立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敬與其越席疏布以幕衣其澣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

莫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

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孰熱同越音活幕音冕衣去聲澣音緩亨烹同鉶音刑

作祝號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以事鬼神示一願祝二年祝三吉祝四化祝五瑞祝六筮祝也又辨六號以享右祭禮一神號二鬼號三祗號四牲號五齋號六幣號也此總言之也祭立酒者祭必設立酒不川以獻此未迎尸以前室中陰厭之禮也薦血毛者始殺牲取血毛并肝腎以告神於室此尸在堂時制祭之禮也腥俎者解牲用俎盛牲體獻尸於堂此朝踐時獻腥之禮所謂豚解而腥之也熟殺者解腥骨體爛諸湯迎尸獻於室此朝踐時爛祭之禮所謂體解而熟之也與猶授也越席蒲席也郊特牲所謂蒲越葉

鞞之尚也罍覆也禮器所謂犧尊疏布幕也澣謂練也染也祭統所謂以共純服也獻醴醢者朝踐時當用醴醢饋食時乃用醴澄也薦燔炙者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炙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肉從也交獻者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至九獻皆交相成也凡此皆以嘉善於冥漠中之魂魄而契合之是之謂合莫也退而合烹者向之肉湯爛而已今乃烹向之俎惟載右體今左體等亦合以烹也體犬豕牛羊者別各牲體骨之貴賤以供尸賓之屬之俎也實簠簋籩豆鉶羹者簠內圓而外方盛稻粱之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之器竹曰籩木曰豆盛脯醢之器鉶如鼎而小和菜羹之器也於是祝告尸以孝敬祖宗之道暇告主以慈愛子孫之道而幽明上下祥善通貫是之謂大祥而非徒泛然感通已也由合莫至大祥而禮乃成矣舊註腥其俎以上是法上古之禮熟其殺以下是法中古之禮退而合烹以下是行當代之禮者非越席疏布祭天用之以前固兼言以降上神故及之也○此上七節為第三段言復復問○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而孔子歷告以禮之自初而盛之意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舍上聲契音厨家語節首有言偃曰

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十三字而孔子因答之如此節末又有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此禮也二十四字文義較完宜從之○成康之後周道日微至幽厲而大壞獨魯周公之國可以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之功德將反因之不著矣杞宋之郊禹契乃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也而成王乃以周公之勲勞而賜之與二王後同也此豈所以表周公之道哉○程子曰周公雖聖人臣也凡周公之功皆人臣所當為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矣石梁王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杞宋之郊是禮之所許魯有郊是背周公之禮與杞宋不同也故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此以下因歷言失禮之弊也祭禮祝於始嘏於終舉始終而言也常古謂古之常禮假家語作嘉猶上章大祥之意承上言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凜然曾敢易而階之哉惟行當然之禮則有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家語自然之福矣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家語有今使字藏上有徒字○周禮大宗伯掌治祀享祭之大禮衰世實亂古禮惟聽之宗祝巫史而已是幽昏之國無以昭典禮也戲暈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暈音假○戲夏爵名暈殷爵名惟杞宋二王之後君得以其爵獻尸

而尸亦以其爵酢君其餘惟用時王之器而已今用此以及尸君則僭矣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僭君冕祭服弁朝服也以廟朝之尊服國家之武衛而大夫之家僭之非僭其君而何哉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禮大夫之家家臣不能具官孤以上得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有田祿者設而不備也又周禮大夫有判縣而儀禮少牢饋食無樂或君賜乃有之今皆反是則無等而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亂矣

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衰音崔朝音潮○臣者對君之稱僕者從主之名非齊列也人臣有重喪或新昏期年君不之使何入朝之有哉今乃不喪於家而以衰裳赴朝又或與臣僕雜居齊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列是蔑禮而君與臣共此國也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處上聲采去聲子孫也天子之子世其天下其餘子弟有功德者封國為侯次分以畿內之采地諸侯之子世國其餘命為大夫有功德者賜以國

中之采地大夫之子世家其餘亦養以采地故天子適諸侯必舍

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舍去聲○舍止也廟

其祖廟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循其禮籍以入而後法諸侯非

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問疾弔喪接以禮也非

之如陳靈公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別音覽儆攢同家語作列鬼神立政

猶曲禮決嫌疑之意也接賓以禮曰儆接鬼神亦然制度如衣服

用之必得其中也總承上各條而結言禮之為綱故政不正則君

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

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倍背同疵音慈○又承治政安君而反

暗竊也肅峻急也敝敗壞也由禮失故法亂而由法亂禮益蕩也

士者民之首也不事以業言弗歸以心言蓋一不正而君臣士民

之患如此非疵病之國而何藏猶安也決言君是故夫政必本於

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

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殺效同

言禮以治政安君之實也本猶根也殺猶法也降下也木於天以

命於下所謂天之經也社即地也指其神曰社指其形曰地法於

地以命於下所謂地之義也或言本天或言殺地者變文與仁義

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樂音洛財材同○並猶合也承上言聖人所以建天地質鬼神者凡以治

政而已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以制禮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以制樂民之所以治也故四時本於天百貨產於地人育體於父而成德於師此四者惟在人君正身修德議禮制度則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天地親師一以貫之矣所謂乾稱父坤稱母而大君者父母之宗子也人君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者端必由此彼不能禮以治政而身不安矣如正人何哉○此上十四節為第四段極言失禮之愆而因明禮為治政安身之善物也○故

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養分並去聲○明陳註讀為則蓋字之譌也今推下文則君二字當從之有過謂不能立

於無過之地承上言人君正身修德則為臣民所則效而奉養服事亦因之豈有則人養人事人而謂之為君者乎惟百姓則君以自治其身養君以自安其分事君以自顯其禮故禮教通達名分不踰而人皆循禮以守死也此以見禮為安君之本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知去聲○又承上言君極

既正眾材胥用故知謀者去其欺詐剛勇者去其猛暴慈愛者去其貪戀各不以一菁掩而棄之此蓋用人惟器御下以禮之意而安君在其中矣○朱子曰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故用其仁當棄其貪也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死社稷宗廟者君有

社稷大夫有宗廟也變舊讀為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也此亦承上禮達分定愛生患死之意也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辭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

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

何以治之

耐音能辟婢亦反家語作從惡去聲長去舍並上聲○承上言愛惡生死之機以禮而決故聖人在宥天下非

以私意而為之也必知其情而開辟其義以使由之又明達其利與患而後知所趨避焉然後能使之為一家為一人也蓋七情弗學而能而十義以禮而立有禮則以義約情而人利由此生非禮則以情滅義而人患由此起而謂天下有舍禮而可治者哉○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拿將來

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

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上二惡字去聲

度音鐸見音現○人心雖有七情而欲惡其總也欲所可欲惡所可惡則為美欲所不可欲惡所不可惡則為惡中心藏之人莫能測而亦豈遂見於色而可測哉若欲一一窮而察之則禮而已矣七情中正十義純備者合於禮者也否則七情乖僻十義傷缺者

戾於禮者也不知禮則或召厲而內存色取仁而行違而無以察其美惡於動作儀威之間矣方氏曰禮器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此上五節為第五段承前段以明治政安君之驗而極言一於禮而無患也

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之德以實理而言即通書所謂無極之真

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氣也語其氣之本然謂之陰陽語其氣之成能謂之鬼神語其氣之成質謂之五行即所謂二五之精也由是交感會聚則所謂真精妙合而得其秀而最靈者於是乎在矣此人之所以為人而天地之性莫貴於是也蓋人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得天地之氣以為形此天命之本體而中和位育之所由以具者故承前段推本言之而以下各段皆發端於此石梁王氏嘗稱此語為最粹其亦有旨於斯與

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垂日星在天成象也竅於山川在地成形

也播宣和順也五行質具於地氣行於天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宣其用而四時以成四時和順日行循軌而月之生明生魄各以其期矣故望盈晦死而無臲臲之差也此及下節又承上文五行通言天地五行萬物散殊之理以見人道相為終始之本也

禮運

卷四

三

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
 相為質也迭音經還音旋下同和去聲○動運竭終本始也言五
 行運於四時如冬竭而春來則春為夏本春竭而夏來
 則夏又為秋本已往者為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是
 五行四時十二月之屬迭相動而旋相為本也五聲宮商角徵羽
 也陽聲謂之六律黃鐘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
 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鐘亥南呂酉林鐘未仲呂巳夾鐘卯
 也律法也呂助也皆候氣管名總言之皆為律月令十二月皆稱
 律是也聲律之數以上下損益而成下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
 一如黃鐘長九寸為宮其下三分損一上生林鐘長六寸為徵林鐘
 長六寸為徵其上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長八寸為商餘放此宮者君
 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五聲皆備如黃鐘為宮則下生林鐘為
 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若林鐘為宮則
 上生太簇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鐘為角餘
 並放此是五聲六律十二管之屬旋相為質也五味酸苦辛鹹甘
 也加滑為六和十二食十二月所食也質亦本也如春三月以酸
 為本質夏三月以苦為本質之類而六和皆因以相調是五味之

和十二食之屬旋相為質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并天玄為六章
 十二衣亦謂十二月所衣也如春以青為畫繪之質地夏以赤為
 畫繪之質地而六章皆因以相問是五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

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別音鼈○此承上文而因言人
 道之本然也天地之心以理言

即所謂天地之德也五行之端以氣言即陰陽之交以下也○問
 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道福善禍淫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
 人皆欲禍之又如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愚按
 朱說錯舉二條引而不盡大約謂人以天地之心為心也蓋天地
 之德者所性之全體而心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故聖人作則必

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
 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
 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
 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

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
 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
 也量去聲畜音旭此以下又承上文以明聖人立極之道而因
 反復推之也作制也則法也聖人制為禮法也以為本者謂乾
 元資始坤元資生之德乃萬理所從出推本於此則物可奉以行
 也以為為端者謂陽剛陰柔陽舒陰肅之象乃萬物所見端求端於
 此則情可推而見也以為柄者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之屬執此
 為權則大綱舉而事可勸而從也以為紀者如日中星鳥日永星
 火之類推此為紀則細目張而事可列而示也量為程量之義如
 月令明堂太廟左个右个之類皆有程限不踰以為量則功疏以
 通有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相依之義比上文郊社宗廟山川五
 祀之屬皆與政事相依以為徒則事安以固有如據守然也質猶
 本質之義如洪範曲直從革炎上潤下稼穡之屬皆為事物所本
 以為質則事繼以增有如在復然也以為器者備禮義以成務如
 備器物以適用奉以不墜則事行有可考驗也以為田者人情治
 而德成如田事治而養厚則之不失則生人得所歸宿也以為畜
 者四靈為萬物之長本非可參養而致擾之者而今狎至如家畜
 者然則其長至其族蕃而萬物無不咸若可知矣而謂民生有不

遂其飲食作息之情者哉凡此十條天地以下七者歷推法象之
 本禮義人情二者切指道教之實四靈一者則極明功化之神也
 與室與也由猶自也○張子曰自天地為本至四靈為畜一理也
 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
 足治矣石梁王氏曰四靈以為畜衍至此無義味陳註曰其長至
 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充庖厨者矣愚按聖人在上語其心雖
 安百姓猶病然其化非至於萬物各得其所不以為足也四靈為
 畜即虞書所謂疇若予鳥獸草木上下而飲食有由即所謂耕田
 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者豈若王氏陳氏之見乎且其以
 長至族蕃為可供食徒因下文不滄不獮不狇為之詞耳而人情
 不失句將何以解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
 其失亦不待辯矣

魚鮪不滄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狇龜以為畜故
 人情不失鮪首委滄音閃獮音獮音粵○魚鮪言鮪者舉大為
 例也驚散曰滄驚飛曰獮驚走曰狇三靈馴擾則其類
 皆從故不驚也龜能前知尤聖人所寶故特明之○此上六節
 為第六段推言天人始終之道以見聖人制禮作則之本末也○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繪宜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

御事有職禮有序瘞音意○此下三節為第七段承上聖人作則之意而指祭禮以明其實也列陳瘞埋繪幣也
 祭法瘞埋於泰圻是也或曰繪之言贈埋幣以贈神也宣揚也蓋先王重祭故定期於著龜而陳禮文設制度如此是以國得其禮官得其治事得其職禮得其序也○方氏曰秉著龜以決禮之疑列祭祀以致禮之敬瘞繪以備禮之物宜祝嘏辭說以通禮之情設制度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建國必設官設官以治事治事以行禮故其失乎此愚按設制度以上指祭禮而言以下猶治國如祝諸掌之意皆自國有禮而通推之也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

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坐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句心無

為也以守至正朝音潮○定猶正也天位易言大位乎上是也列猶表也地利孝經言因地之利是也木謂推本乎此也本仁者仁之實在乎事親也備賓之也言天子上祀皇天而大位正矣下祀后土而地利者矣中祀祖先而仁教達矣而且祭

山川而備禮乎鬼神祭五祀而推隆乎事物凡皆使禮教四達以盡人道也而王於此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巫更至也臨而居前史書言動而居後卜筮瞽侑四者或審災祥或辨聲樂或贊威儀而居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為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又因言人君以禮自防而示教於天下之實亦上文國有禮以下之意也○陳註曰天子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曰定天位石梁王氏曰祭祀方用巫有事方問卜筮謂常在左右非也愚按祀社言列地利而祀帝則言定天位者天尊也地親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天但見其凝然靜正於上而已惟天位定故百神受職猶地利列故百貨可極以下節推之可見如陳註定天位之說雖託於事君如事天之義然謂先王緣是設禮則是一團作用而聖人繼天立極之本意或幾於息矣是非特文義之病而已學者可不慎哉皆在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

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藏

字○此又因推其功效之所本也極盡服行正定也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咎徵也貨梅謂百昌茂萬寶成而無遺利也孝慈豐已禮運

服而天下之父子定正法則而天下之上下辨聖王精禋威格其效如此豈有他哉故由郊社宗廟山川五祀之屬義之修明者精而禮之藏畜者裕也○舊解參用徐說藏字讀才浪反謂禮之府藏也但此與義修不相足而自字亦無著且亦非上文相承之意也按末二句申上心無為也以守至正之意禮達其用也無為守正其本也此數者之效自君心守正而義明禮備致然也義必有宜故言修義修即禮也禮必有體故言藏禮○是故夫禮必本於藏即義也此聖王體用一原之道學者詳之

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

命其官於天也夫音扶下同大音泰○此下三節為第八段又承也大一猶言大極極大曰太未分曰一蓋太極函三為一之理也

也大一猶言大極極大曰太未分曰一蓋太極函三為一之理也官猶職也若言分定故也分為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形轉為陰陽則有動靜剛柔之象變為四時則有生長斂藏之機列為鬼神則有幽明始終之義凡聖人制禮本此以下具命令者是皆職於天而所性而具者也○石梁王氏曰其官於天也一可結上文愚按家語云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以二語括兩節大意詞要而不煩當以家語為正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

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

御朝聘分去聲養註作義字之誤也家語王肅本作如字冠喪並去聲朝音潮○此亦前本於天殺於地各條之意也動而

之地即殺地也列而之事即本事也變而從時即四時以為兩也分即月以為量也藝即功有藝也居人猶在人也養為義者言禮制之作皆人事當然之義也養如字者言禮以養人之德也歷推禮之為禮如此而其存人也必養之以義其行之也必以貨財之用筋力之勞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以周徹於冠昏以下八者之中則養之既大義精仁熟而凡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理一以貫之矣家語變而從時以上其行之以下各十八字並無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

端也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

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喪去聲去上聲○肌膚筋骸

之意傾側之容有不自知其然者故必以此固之也寶大也背禮

義則窒而逆由禮義則達而順亦若寶然聖人所以知禮之不可

禮記禮運

卷四

四

已者凡以物我幽明上下皆禮爲之綱紀也故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耳豈有他哉 ○故禮之

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

之序以治人情 此下五節爲第九段又承上順人情而言以見學

禮者當循序致精以達於順也藁麴也人以禮成

德如酒以藥成味厚於禮爲君子薄於禮爲小人亦如酒之有醇

醜也劉氏曰修者講明之也柄猶操也人能不失乎義之操持禮

之秩序則其情發皆中節而可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

以治人情矣故聖王務之也 禮者人情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禮者人情

之防範故

治人以為先務如治田之必先耕以耨也義者人情之裁制隨

事制宜而措之如其隨土宜而種嘉穀也然或物欲蔽之而私意

萌焉則如草之害苗矣故必講學明理以去其非如耨之去草養

苗也而又必本乎仁者蓋博而求之不一之善既見一本之萬殊

而約而會於至一之理乃造萬殊之一本此則萬理會而心德全

如穀之熟而穫也然或猶利仁而未能安也又必咏歌舞蹈以陶

養其德性消融其渣滓夫乃和順於道德而造乎從容之域矣此

則如食而饜飫也故承上修禮義以治人情者而推言之 ○陳註

曰此五者聖王修道之教始終條理如此而講學居其中以貫前

後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學

之終條理也自始至終其於仁義禮樂學無不講至其故禮也者

漸而成也則禮義之功著於先而仁樂之效見於後焉故禮也者

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

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

也得之者尊 分去聲 ○實者定制也協合也義協而禮起所謂三

王不相襲禮也藝以事言分有限也仁以心言節節

制也強者強立而不反也尊者所謂天之尊爵也禮一定不易義

隨時制宜故其合於義而合者雖未有此禮可以義而創爲也此

悴各得其宜則義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

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

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

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反譬以申上文之意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闕如此而

因以達於順者推之也前言仁為順之體則一舉仁而體信達順之本具是矣此合以仁安以樂之後而又謂不達於順猶食而弗

肥者蓋以上蘊諸內而以下驗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

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

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

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

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德為車守之固也樂為御動之印也禮相與朝聘以時也法相序

其爾位也信相考言忠信行篤敬也睦相守出人相友守望相助也肥者充盛之意劉氏曰安樂以前皆成已之功大學之明德也

達順以後是成物之效大學之新民也故以身肥為譬而涉及於家國天下至此乃聖學合內外之道修齊治平之驗而大順成矣

大順則無為而治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各得其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

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聞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

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苑音隕聞去聲○自此至終篇三節為第十段皆發明大

順之實以極其效也凡事大積則必苑滯並行則必謬舛細行則必失差深宵則造之難通茂密則人之無聞兩物連接則相干及

萬物爭動則相患害此所以難順而至於危也承上言道至大順而天下各得其理如此然後守危而無所於患故下文遂指其實

而明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

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斂也用水火金木

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

害

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殺當並去聲。○不同者等應辨也。不豐者節應殺也不滅者文應隆也。持循者節其肆縱合危者平其散亂。順謂順而達之弗敵謂不以徒而困敵也。

水必時如獺祭魚然後入澤梁及春獻鼈屋秋獻龜魚之類。火必時如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及春取榆柳夏取棗杏之類。金如升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及季春審五庫之量之類。木如季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之類。飲食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之類。必當者男女必因其年爵位必稱其德必順者民力不奪其時以天災曰水旱以民困曰凶饑昆蟲謂蝨螽螽妖孽謂怪變惑溺疾猶患也。承上歷言其達於順者至此故能感召太和災沴不生而遂備有下文之驗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

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棷數同。○道即道並行而不相悖之道。實即萬寶告成之實情。即民莫不敢用情之情。膏露謂露凝如膏。醴泉謂泉甘如醴。器車未詳。舊說器如銀甕。舟醜之類。及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黃訣之象是也。車如山車垂

鉤之屬自有輪轅之象是也。馬圖伏羲時龍馬負圖是也。麟鳳龜龍如麟遊於圓鳳巢於閣神龜負書於洛之類。卵胎可俯而闕猶莊子至德之世鳥雀之巢可攀援而窺也。修禮達義者修禮以治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也。體信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功至此極此非順之實而何哉。故推此以結全篇之意。而其為大同之象不得以小康名也。亦可見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自和氣體信足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愚按此段第二節為聖治之實政。猶上段第二節為聖學之實功也。蓋上段之末推言身與家國天下之無不順者自治人而言此段之首歷言凡事之無不順者自治事而言而第二節不同不豐不殺之屬乃事之所以治。合男女頒爵位必當之屬乃人之所以治。此即虞書所謂府修事和與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者而其下之所驗則亦所謂被四表格上下而地平天成之極軌也。學者不由實學以推實政則體信達順之道不著。即其驗亦且流於禱符與引而識緯之學。起矣。嗚呼可不慎哉。

實政康中

